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

[英] 托马斯·德·昆西

[英汉双语]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

(英汉双语)

[英] 托马斯·德·昆西 著
于中华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 英汉双语/(英)昆西著; 于中华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1. 12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3323-0

I. ①一… II. ①昆… ②于…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纪实文学—英国—近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7706号

www.penguin.com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First published in *London Magazine* 1821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Set by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梁 斐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40毫米 1/32 印 张 / 7.5

版 次 / 2012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2年3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3323-0 定价: 16.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许可, 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可

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们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 80 种，尚有 20 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 200 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

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目 录

致读者	1
开场白	6
鸦片之乐	49
鸦片之苦——序言	66
鸦片之苦	82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在这里，我要把我人生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讲述给你们。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我相信这份经历不仅是一份有趣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起到帮助和引导作用。正因为期冀于此，我才着手整理笔下文字。我还要为这份自白打破了通常遏制我们暴露自己缺点和错误的那份精致而高贵的含蓄而郑重道歉。对于英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遇见一个强迫别人注意他的道德“溃疡”和“疮疤”的人更为令人反感的了。他撕下的那张“体面的遮羞布”，曾经或是时间，或是对人性弱点的放纵，蒙在道德顽疾上的。因此，在我们当中绝大部分忏悔（这里仅限于那些自发而不涉及法律的自白）是来自于娼妓、投机商和骗子的。想要了解这些认同体面而自尊的人是如何看似无端地、自取其辱地进行自白的，就要求助于法国文学和一部分被欺骗性和有缺陷的情感所熏染的德国文学了。我十分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切，也十分不安地猜测自己的写作意向会招致谴责。关于这份自白或者叙述内容的某一部分是否适宜在我死前（在我死后，出于诸多原因，整部作品都将会被发表）公之于众，我犹豫了好几个月。到底是发表还是放弃，我带着不安反复思考很久之后，决定迈出这一步。

人们出于本能，会在公众面前隐藏自己的罪恶感和因此而生的内心煎熬，他们更喜欢隐退独居。即使死后选择坟墓

时，也要与教堂墓地里睡着的大多数人隔绝开来，拒绝承认自己是人类大家族的一名成员，似乎期冀着（借用华兹华斯动人的语言）

谦卑地表达

忏悔的孤独。

总的来说，这样做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似乎事情理应如此。并且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想冒犯这种有益的感觉，更不想在语言或行动上削弱它。但是，一方面，我的自责不意味着是在忏悔所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即使我的文字有冒犯之嫌，这份以高昂代价买来的经历所形成的文字记录，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也可以成倍地弥补人们内心所需要的那种有益的感觉，也因此可以为我侵犯“大众规则”的行为做一份辩护。道德缺陷和内心痛苦不一定就意味着罪行的存在，一个人是选择走近还是避开这对黑暗联盟的阴影，取决于这个“违戒者”当时可能的动机和对该行为的预期以及对违戒的隐瞒程度；另外也和诱惑力从一开始强大与否，以及后来在行为和意志方面对其抵制的决心和力量有密切关系。对我而言，在不违背事实和谦逊原则的前提下，我可以宣称，我的一生，是哲学家的一生。我出身于书香门第，从中学时代开始，我的追求和快乐所在便都位于智力的最高层面了。如果说吸食鸦片能给你带来一种感官上的快乐是事实，如果一定要我承认我曾极度沉迷于此并纵情享受其

快乐（这里暂不与某些未曾记录^[1]人作比较）的话，那么同样真实的是：我也曾经以宗教的热忱试图从这令人神魂颠倒的奴役中挣扎出来，并且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几乎挣脱出最后一节锁链。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其他人能有如此强大的意志力。自我征服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可以和任何一种自我放纵和愉悦的快感相媲美。就我本人的情况来说，说是“自我征服”是无可非议的。“纵欲”是否会招来道德上的质疑，取决于吸食鸦片仅仅是为了缓解病痛，还是单纯为了获得感官兴奋所带来的肉体愉悦。

基于上述原因，我不承认我这样做是有罪的。即便是有罪，我仍然会决定这样写下去，因为这份自白对所有的鸦片吸食者都有一定的益处。那么，这些鸦片吸食者又是哪些人呢？亲爱的读者，很抱歉地告诉您，这实在是一个数量不小的人群。几年前，在英国一个很小的社会阶层范围内（这里说的是那些才华出众或者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在那些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人中间，我数了数吸食鸦片的人数，就确信了这一点。比如说那位口才极佳、与人为善的某某某，已故教务长某某某，某某男爵，某某哲学家先生，已故政务次长某某某（他曾向我描述驱使他吸食鸦片的那种内心感觉，他的话竟然和某某教务长的话一模一样。他说，他感到像有很多老鼠在啃咬、刮擦他的胃部表皮）。还有很多，像某某先生和许多其他人都在其中。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无不被人知晓，我不再一一列举。那么，如果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都有这么多鸦片吸食者，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在所有英国

[1] 这里所说“未曾记录”，是因为当时有位名人，如果关于他的记录都是真实的话，服用鸦片的剂量远高于我。

人中，有多大比例的人在做这件事了。但对这一推论，我尚持怀疑态度，直到有一天，一些事实让我最后确信我的判断是绝对没错的。这里我要提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最近因为购买小剂量的鸦片，结识了三位住在伦敦郊区的药剂师。他们为人体面正派，向我证实当前业余鸦片吸食者（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们）的数量非常之多。把这些拿吸食鸦片当成生活习惯的人和那些购买鸦片企图自杀的人区分开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苦恼和争论。当然这件事看起来只是伦敦的个案。但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引证（这件事可能会使你更为惊讶）：几年前，途经曼彻斯特的时候，我从几个棉花生产商那里得知，他们的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习惯，这一现象相当普遍。一般到了周六下午，药店老板就会在柜台上散放好一粒、两粒、三粒的药丸，以备这些工人夜晚之需。工人们之所以染上这一习惯，主要是因为工资太低，让他们无法享受麦芽酒或者烈性酒的刺激。或许你觉得如果他们的工资涨了，就会改掉吸食鸦片的习惯，但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一旦尝到了鸦片的美妙，就再也无法满足于酒精这样粗俗和凡间的刺激和享受了。我理所当然地相信：

过去从没吸过鸦片的人，现在开始尝试了；

而过去常吸鸦片的人，现在更变本加厉了。

确实，鸦片那让人销魂的力量，是连它最大的敌人——医药作家，都给予承认的。就拿格林尼治医院的药剂师艾维斯特来说，在《论鸦片的药效》（1763年出版）这篇文章

里，当他试图解释为什么米德没能清楚充分地说明这种药的特性和副作用时，用了如下一段晦涩难懂的文字（Φωνάντα συνετοῖσι）：【说给智者的话】“也许他认为这个话题过于微妙，不能向大众做太直白的描述。人们对鸦片必要的恐惧感和戒备心，会防止他们亲身体验这种药物的广泛药效。一旦这种恐惧感和戒备心被削弱，很多人就会不加选择地使用鸦片。鸦片有很多种药物特性，如果所有的人都对其谙熟在心，吸食鸦片的人无疑会大大增加，甚至英国人对它的需求会超过鸦片产地土耳其人对它的需求。人们知道了这些，”他补充道，“只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灾难。”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能完全赞同。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我这份自白的结尾处道出我个人的想法，并且向读者呈现我写这份自白的用意。

开场白

【第一部分】

这些序言性的自白，或者说对作者青年时代探险经历的一个导言性的叙述，为作者在日后如何形成吸食鸦片的习惯做了铺垫性的解释。这样的预述是十分恰当和必要的，原因如下：

1. 为了预先阻止人们提出那个大家都十分好奇的问题（否则这个问题就会在作者自白的叙述过程中不时地、令人不快地闯入视线）——“为什么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让你自己屈身于痛苦的枷锁之下，而因此蒙受卑躬屈膝的奴役耻辱，并且明知故犯地束身于七重锁链之苦呢？”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在某个地方给出合理的解释，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作者的同情程度，因为人们通常会对如此荒唐放纵的行为予以愤怒的谴责。而公众的同情理解无论如何都是作者所期盼的东西。

2. 为后来为什么一些绝妙的场景会出现在瘾君子的梦境里提前提供一个答案。

3. 除了自白本身，为自白这个话题引入某种个人的兴趣元素在里面，这样也无疑会使自白本身更具趣味性。比如，一个三句话不离“牛”的人成了瘾君子，那么（如果他不至于笨到连梦都不会做的话），他就一定会梦到牛。同理，读

者会发现，他们面前的这个瘾君子，自夸是个哲学家，因此，在他的梦境中（醒着或者睡着，白日梦或者夜梦），千变万化的幻境里，出现的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所应该梦到的东西：

他认为凡世间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

在他看来，在成就一个哲学家所必不可少的素质当中，不仅仅需要具备分析能力的超高智力，还需要内心具备道德意识（就这样的能力而言，英国人几代也出不了几个。至少，除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以及最近在一个较小的思想学科领域崭露头角的大卫·里卡多之外^[1]，他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被冠以哲学家称号的敏感的思考者）。道德意识会让一个人带着更锐利的目光和更强烈的直觉去感知人性的幻象与神秘。简而言之，这种道德意识（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上，世世代代的人从生下来，道德意识就被植入到思想意识中了），我们英国诗人具备的程度最高，而苏格兰的教授^[2]具备的程度则最低。

[1] 这里可以再增加一个例外，我在正文没有把他加进去，主要是因为这个作家只在青年时代专注于探讨哲学话题，他成年以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艺批评和美术领域了（当然这完全可以被理解和原谅，因为这正是英国思想界的流行趋势）。然而，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还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敏感的思考者。另外，真正把握哲学问题，还需要接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而这位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他在青年时代没有读过柏拉图（这很可能是他遭遇的不幸使他错失良机），而成年以后又没有读过康德（这就无疑是他本人的主观过错了）。

[2] 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当今的教授，而且实际上当今的苏格兰教授，我也只认识一个而已。